



“南作器”银器作品

● “石棱”壶：通过灌胶打出。技法来自传统的錾花工艺，但出于创作风格的需要，做了一些改变。錾花是使用一整套具有各种基本图形的錾子，通过锤击錾子，使金属表面呈现凹凸的花纹图案。而我们不太用传统的具象花纹表达，比起写实，我们的抽象元素更为写意。锤子也好，錾刻刀也好，都是用传统技法在做，只是打出来的风格不一样。“石棱”壶的凹凸感、力量感和张力、装饰性，有它的语言，灵感来自我大学没做完的一个作品，后来成了我们设计风格的招牌。

● “鹅卵石”壶：壶被传统工艺定义成“正”的。难免有人打出坑坑洼洼状，总体都还在“正型”的范畴内做尝试。我们想打破壶的对称感，谁说壶不可以是歪的？

● “山山水水”壶：做壶的过程中，每一个结构点都是重要的。而要说出彩的点，就在于每一把壶上的巧思。银池中一枝独秀是内敛的，富有人文情怀的。用很多锤去堆出那座山，就像画画一样。有时一气呵成，有时需要精修。每一次用力都能被看到，每一锤都停留在里边。

● “小人”壶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四年整，每年都有不同风格、样貌的作品，每一时期都在进阶。很少做具象元素的作品，后来在“山山水水”系列之上加了人物。软软的水面上站着一个安静的人，也有躬身打坐的人，那个人可能就是某一个时刻的我们自己。有时即便不是自己的故事，设计也在表达自己对人生的看法，关于人生某个阶段该是什么样的看法。如有一把壶，会让我想起老宅子里被虫蛀的楼板，春日里连绵不绝落在玻璃上的雨滴，还有生活的不易，刻在母亲手上那粗糙的掌纹。一旦物件有了情，便割舍不断了。



一壶之上，千锤

【文/张晓雯】

一把属于东方的壶

90年出生的陈英泽从小喜欢画画，大学时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金属艺术专业。对他来说，毕业后创立工作室“南作器”，就像是在做老本行。只不过，从求学时做摆件、首饰、珠宝的艺术品，到落地日常，制作日用器，是陈英泽为“南作器”定的调。

然而，金属器皿在国内并不算常见。即便对老一辈来说，也要数搪瓷、木制日用器更为常用。在日本，大大小小的金属加工作坊则更为成熟，各式各样的流派、职人、手作人遍地开花。2013年，有客户定制了日式茶器，这对出生

于漳州、从小浸染在茶文化里的陈英泽来说，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他从大量资料、书籍中临摹、学习日式茶器的造型，却也渐渐开始思考何为中式的表达。

“我学的是设计，日式器皿已经自成一派了，再去做日式的会有点对不起我的专业。我得找一个创作方向，这个方向必须和中国传统有点关系，但又不想做得老气。”工艺必定是传统的，那遵循金属本性的熔料、退火、冶炼，和延续了千百年的起型、锻造、整型是无法违背的。而在壶纹上，陈英泽调侃自己团队的风格是“瞎搞”。国画中的笔墨千秋、一枝一叶的清秀素雅、怪石嶙峋的千沟万壑……用东方趣味与中式写意在一把壶上演绎天地世界的万种风景。👉

